



春秋列傳五

楚

大庾劉節介夫重編 蘄水周瑒校

鬪伯比楚大夫芊姓若敖熊義之後也以邑爲氏武  
王二十五年東侵隨使蘧章來成焉軍於瑕以待之  
隨人使少師董成伯比言於武王曰吾不得志於漢  
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  
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  
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  
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

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固諫乃止後二年隨少師有寵伯比復言於王遂伐隨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武王將不許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四十二年王使屈瑕伐羅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入見于王曰必濟師王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固謂君訓衆而好

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治父以聽刑武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鬬子文伯比子初若敖娶於邲生伯比若敖卒從毋畜於邲通於邲子之女生子文邲夫人使棄諸夢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惧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而以其女妻

伯比成王八年令尹子元見殺使子文爲令尹子文賢以楚之多故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十七年子文帥師滅弦方是時齊桓公霸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三十二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子文帥師伐之取成而還會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及城頓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故遂相之初子文爲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遂釋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故直士持法

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吾爲令尹以率士民士民或怨吾而不能勉之於法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惧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致廷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子文爲令尹四十年繒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

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弟子良為司  
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能虎之狀而豺  
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  
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無及於難且泣  
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子鬬般  
為令尹越椒與為賈譖鬬般殺之而居其位既又惡  
為賈復殺之遂處于丞野將攻王王以文成穆三王  
之子為質弗受戰于臯澣椒敗遂滅若敖氏子文之  
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  
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

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曰子文無後  
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其子孫當昭王時為  
鄭公

公子側字子反事莊王為司馬邲之戰與子重俱將  
大敗晉師而還莊王十九年圍宋踰年不克宋華元  
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以病告子反以告王遂許宋  
平語具華元傳共王四年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  
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救  
許伐鄭取汜祭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成攝  
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

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  
以知二國之成十五年宋共公薨楚將北侵鄭衛  
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  
則進何盟之有於是共王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  
止明年共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  
鄭鄭叛晉從楚盟于武城晉人伐鄭共王救之子反  
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  
曰帥其何如申叔曰必敗語在申叔傳鄭姚句耳自  
楚還言於子駟曰楚師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  
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懼不可用也夏五月

晉楚戰于鄢陵共王傷目自旦而戰見星未巳子反  
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  
命是聽晉人知之亦徇于軍為復戰之備乃逸楚囚  
王聞之召子反與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醉而不能  
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  
三日穀王還及瑕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  
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  
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  
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  
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

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為賈字伯贏芊姓蚡冒之後遠章食邑於為故以命氏成王時子玉伐陳有功子文使為令尹王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於為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為晉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莊王三年大饑戎伐其西南

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率群蠻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粟同食次于句瀝使廬戢黎侵庸及方城庸不設備莊王乘驛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具自伊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賈之本謀也六年莊王及鄭人侵陳遂

侵宋晉趙盾救陳會諸侯于棊林以伐鄭為賈救鄭  
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九年令尹子文卒子  
揚為令尹子越為司馬為晉為工正晉與子越譖子  
揚而殺之故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惡之乃以  
若敖氏之族圍賈於轅陽而殺之

為艾獵為賈子也亦曰孫叔敖莊王九年為賈見孫  
叔敖於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言於王  
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  
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礙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  
士孫叔敖者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

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  
為令尹虞丘子之族犯法孫叔敖執而殺之虞丘子  
喜入見王曰臣言孫叔敖果任持政矣王曰是夫子  
之賜也十六年孫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  
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  
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孫叔敖  
相楚暮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其始為相也賀客  
畢至有老父衣鹿衣冠白冠最後來且弔孫叔敖曰  
王不以臣為不肖使相楚國國人皆賀而子獨弔豈  
有說乎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

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患隨之是以來弔也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身已貴而意益下位已高而心益恭祿已厚而不敢取君謹守此足以理楚國矣故孫叔敖之為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披羖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為也孫叔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孫叔敖死

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焉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云

申叔時楚大夫為申公故曰申叔時莊王使士亶傳太子箴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女效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傳之問於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從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

之書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  
詩而爲之道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  
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  
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  
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  
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又誅物以行之  
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  
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守之忠  
明久長以道守之信明度量以道守之義明等級以道守之  
禮明恭儉以道守之孝明敬戒以道守之事明慈愛以道守

之仁明昭利以道守之文明除害以道守之武明精意以  
道守之罰明正德以道守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  
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  
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莊  
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  
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  
踐位則退自退則敬否則赧狂王十五年陳夏徵舒弑  
其君靈公王使人謂陳曰無動予將有討於少西氏  
明年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申叔特使  
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

君寡人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也諸侯之慶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會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十九年莊王伐宋踰年宋人未服楚師將歸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

華元夜入楚師以病告遂與之平共王十五年將北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既侵鄭鄭人不服明年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晉侯伐鄭楚師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

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遂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子反死之

伯州犁晉伯宗

也子

伯宗之難伯州犁來奔共王以爲

太宰共王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王登巢車以望晉軍令尹子重使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

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蹶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時楚之亡臣苗賁皇在晉厲公之側亦以王卒告公旣而合戰楚師敗績康王十三年楚及秦人侵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爲穿封戍所囚公子圍與之爭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

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  
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楚人以皇頡歸十四年宋  
向戌欲弭兵合晉楚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令尹子  
木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以爲信無乃不可乎夫諸  
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  
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  
志焉用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  
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  
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明年子木死邾敖四年  
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衆逆子

產患之使行人請墾以聽命圍使太宰對曰君辱貺

寡大夫圍

謂圍將

使豐氏撫而有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

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  
不得列於諸侯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  
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圍之子產不可圍  
知其有備垂囊而入入逆圍出遂會于虢設服離衛  
鄭人謂其似君也太宰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行  
人揮曰假不反矣太宰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  
及圍將行大事忌太宰使與公子黑肱城犍櫟及邾  
圍遂弒邾敖自立是爲靈王使殺伯州犂于邾云

沈尹戍莊王曾孫也爲左司馬平王六年楚城州來  
沈尹戍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  
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  
待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戍曰吾  
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  
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轉死忘寢與食非撫  
之也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戍曰子常必亡郢苟不  
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左諸  
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  
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  
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卑矣卑之不獲能  
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  
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  
伍埃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  
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士不過同  
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士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平王爲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戍曰此行也楚必亡邑  
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  
邑能無亡乎已而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

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其兆在於此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昭王元年費無極鄢將師謀譖卻宛而殺之子常信之遂及陽令終與晉陳皆盡滅其族黨國人多謗於子常沈尹戌言於令尹曰夫左尹與中旣尹莫知其罪而殺之以興謗譴至于今不已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彘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其儉有過成

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早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也敢不良圖於是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十年蔡侯吳子唐侯來伐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戍謂子常曰子必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阬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

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我用革不可久也  
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  
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  
不然不免子常從之既戰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  
奔鄭戍及息聞楚敗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  
臣闔廬故耻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  
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矢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  
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  
免其子曰沈諸梁嗣

王孫圉楚大夫嘗以君命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

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  
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為寶楚之所寶者曰  
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  
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  
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文能上下說乎鬼  
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有數曰雲夢  
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  
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  
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  
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

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園  
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  
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  
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  
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  
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白公子張楚大夫靈王立求逞於諸侯又亟暴於國  
人甚患之於是白公子張驟諫於王王惡其直也謂  
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對曰用之實難  
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

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既而白公又諫王如史  
老之言告之子張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  
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  
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  
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  
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  
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  
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  
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武丁之神  
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又故

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爲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

能用吾慙當具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王不能用遂趨而邊歸杜門不出七月王次于乾谿以伐徐有觀從者率群失職以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而立之師潰而歸王遂縊於芋尹申亥氏

鬪且楚大夫嘗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

以賓獻家貨足以供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  
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  
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  
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  
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  
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  
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  
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  
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鄭爲楚良臣是不  
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

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  
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  
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  
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  
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爲政而無  
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  
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鬬辛楚大夫成然之子楚滅鄭以辛爲鄭大夫故號  
曰鄭公辛成然之爲政也貪賄無厭故平王殺之而

復用辛及吳人之入楚也昭王出奔鄭辛之弟懷謀將弒王辛固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讐也見讐弗殺非人也辛曰夫事君者不爲外內行不爲豐約舉苟君之卑尊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讐非是不讐下虐上爲弒上虐下爲討而况君乎君而討臣何讐之爲若皆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鬪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父不能顧矣辛懼不免乃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鄭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

王曰夫子期之二子耶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初吳人入郢楚人皆懼吳之強以爲遂滅楚也旣而大夫皆爭宮辛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將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未幾吳師還昭王復國卒如其言

伍舉者伍參子也其先食采於椒亦曰椒舉伍參嬖於莊王莊王之圍鄭也晉師救之王聞晉師濟河欲還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爲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

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戰于邲晉師敗績參死伍舉以公子牟故奔晉以聲子力得復於楚邲敖四年令尹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圍入問王疾繼而弒之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圍旣立是爲靈王三年使椒舉使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

曰曰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許之諸侯皆許是年晉楚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

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  
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王使椒  
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  
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  
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  
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楚子示諸侯侈椒  
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  
用命也夏啓爲有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陽之  
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  
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

王弗聽靈王以諸侯伐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  
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暇者可以戮人慶封惟  
逆命是以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  
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  
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  
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盟諸侯王使  
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由祖輿櫬從  
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  
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  
遠啓疆與楚同姓蕞與靈王即位殺伯州犁使啓疆

爲太宰靈王四年晉韓宣子來送女叔向爲介王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閹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遂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享覲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廵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

而加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求耻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也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櫟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

韓須揚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  
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中行伯魏  
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  
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  
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二子禮而歸之  
六年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遂啓彊曰臣  
能得魯侯王使召之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  
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  
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  
失墮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

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  
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  
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  
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  
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君若不来使臣請問  
行期寡君將承管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魯侯  
從之靈王享魯侯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  
而悔之遂啓彊聞之見魯侯魯侯語之拜賀魯侯問  
其故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  
之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魯侯懼而



原件短缺

反之

申無宇仕楚為芊尹故曰芊尹無宇靈王立會諸侯于申遂滅賴遷賴於鄢既又欲遷許於賴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乎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初靈王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闔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

脫一頁

無渠丘實殺無知衛蒲風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後陳蔡作亂竟如其言焉無宇子曰申亥靈王乾谿之難王公夏將入于鄢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闢以歸王縊于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然卅字子革鄭大夫子然子也康王六年鄭子孔之亂子革奔楚楚以為右尹靈王十一年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嚳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惧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

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弓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

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

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乾谿之難既逼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平王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歸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子革之謀也及平王聞蠻氏之亂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請立其子楚子從之

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子也共王之二十三年代公子壬夫為令尹是歲子囊伐陳諸侯救之乃止二十五年又圍陳諸侯復會于鄆以救之秋伐鄭討其侵蔡也鄭請從乃止及鄭平二十七年秦景公使人來乞師將以伐晉共王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

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  
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營稟焉以為政  
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  
而欒黶士訪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  
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  
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  
必將出師於是子囊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  
晉以鄭之服楚也謀欲逼鄭故城虎牢而戍之子囊  
救鄭晉人以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  
退及晉班師子囊為還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

帥師從楚師將以伐鄭鄭伯逆之移師伐宋諸侯悉  
師以伐鄭鄭人使良霄石奭來告將服于晉子囊使  
執之明年子囊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  
晉之取鄭也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  
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  
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  
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寔  
宥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  
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  
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君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

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鄭良霄及石奩猶在楚石奩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僭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使相牽引也不猶愈乎子囊歸之吳聞楚喪以侵楚康王惡之使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徹吳人自皐舟之隘西女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子囊至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

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

遂子馮孫叔敖子康王二年子馮為司馬及公子午卒王使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康王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既而子南敗復使子馮為令尹子馮相有寵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

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一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吳怨楚而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子馮曰不可被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明年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師滅之

屈建字子木楚公族也其先屈瑕食采於屈因以命氏世為莫敖建之父曰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去命之老曰夫子屬之屈建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庇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供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平國之典遂不用康王九年屈建為莫敖

十二年代遠子馮爲令尹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帥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父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子馮之子遠掩爲大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於是遠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彊潦規偃豬町

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旣成以授子木楚是以興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向也將伐舒鳩爲子馮請退師以湏其叛今叛而獲之爲子之功也以與爲掩十四年與晉趙武會諸侯于宋將以弭兵子木衷甲欲以害晉而不能宋人兼享晉楚大夫子木與趙孟言不能對使叔向傳言焉子木亦不能對旣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

明年子木卒趙孟喪之如同盟

囊瓦字子常子囊之孫也以王父字爲氏平王之十年代陽句爲令尹平王卒子常欲立其庶長子公子申公子申怒其歸惡名於已也欲殺之子常懼乃立昭王語具子西傳昭王元年吳王僚因楚喪故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王使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戍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乘二公子兵之在外弑王僚而自立於是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亦還卻

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

惡之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

子惡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

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

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

甲五兵曰實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響

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

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救潛之役也吳可以得

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

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

信有甲焉不往召鄆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蕪之子惡聞之遂行殺也國人弗蕪令曰不蕪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蕪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鄆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楚人謗子常沈尹戌以告子常遂殺無極與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國人謗乃止語在沈尹戌傳八年蔡昭侯來朝為兩佩與兩裘獻一佩一裘於王王服以享蔡侯蔡

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來朝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竊馬者自拘於司敗曰吾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知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父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請伐楚初伍

奢之子負爲吳行人以謀楚及子常殺卻宛伯氏之族皆出伯州犁之孫嚭奔吳吳以爲太宰復爲楚讎以故楚自昭王以來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令尹曰子必漢而與之上下遮吳師使勿渡我以方城外入毀吳所舍舟直塞城口而入吾與子先後擊之蔑不克矣子常從之旣而惑於史皇之言懼其功之獨出於司馬也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

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於是二師陳于柏舉吳王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大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吳人五戰及郢昭王出奔雲中遂奔隨

沈諸梁字子高尹戍子爲葉公故稱葉公諸梁初太子建見殺於鄭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欲召之子高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

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實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爲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父爲戮於楚其心又猶而不絜若其猶也不忘舊怨而不以絜悛德恩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絜也是以行之而加以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

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結而無寵速其怒也結寵之殺貪而厭既能得入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脩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行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然高之不驕下之不惧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惧驕有欲焉惧有惡焉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

將戚而惧爲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  
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  
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  
平夫雖無疾青能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青也  
爲之關籥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爲曰  
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  
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  
子皙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  
以胡公入於與水邠歆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  
矯殺三卻於榭魯圍人犖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

也非唯舊怨乎皆子之所聞也人求多聞善敗以監  
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  
也巳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竟召之使處吳境爲白  
公勝居白有異圖謂其徒石乞曰王與二卿士子西  
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  
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  
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  
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惠王十年吳人  
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  
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曰吾

慙葉公也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挾  
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  
公曰不可殺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  
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  
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  
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厭饜偏重必離問其殺齊管  
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  
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  
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  
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寃宮負王以如昭

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  
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  
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  
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  
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諸國而又掩面  
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  
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  
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  
縊其徒微之生陶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  
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亨乞曰此事克

則爲卿不克則亨固其所也何害乃亨石乞諸梁兼  
二事司馬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使子期之  
子寬爲司馬而老於葉初吳之入楚也子高之母與  
其弟后臧見俘於吳后臧不待而歸子高終身不正  
視之云

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薨令尹子常  
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  
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  
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  
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

其名賂吾以天下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  
矜懼乃立昭王初吳王闔廬之弒王僚也公子掩餘出  
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昭王四年吳王使徐人執掩  
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於是來奔昭王大封而定  
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  
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  
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  
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  
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  
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

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已而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徐子失國來奔吳謀伐楚楚於是乎始病十年吳師伐楚戰于柏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有王奔鄭由于徐蘇而從王遂奔隨子西收聚散卒以敗吳師于軍祥會秦救亦至吳師再敗吳王乃歸明年昭王入于郢王之奔隨也子西爲王輿

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脾洩之事余弗能也子西謝之昭王旣反國以子西爲令尹子期爲司馬王謂子西曰方余奔隨時將涉於白藍尹亶涉其孥不畀余舟必殺之子西對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以志前惡是歲吳公子終累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

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二十二年吳師克越楚大夫又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酒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其孤寡而其其之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卹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

有妃嬪嬙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二十七年吳伐陳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自春至秋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馱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駟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五辭而許之將戰王有疾方攻大冥王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

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而立之章立是為惠  
 王惠王九年子西及子期伐吳及桐汭初平王太子  
 建之見殺於鄭也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諸  
 梁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  
 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  
 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  
 有私乎復言非信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  
 使處吳竟為白公十年勝請代鄭子西曰楚未節也  
 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  
 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言不遠矣勝自厲劍

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  
 告汝庸為直平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  
 如外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  
 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與  
 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得臣字子玉楚大夫成王三十五年得臣帥師伐陳  
 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  
 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  
 人能靖者與有幾久晉公子重耳過楚楚子與之語  
 不讓子玉請殺之楚子不可竟厚禮之三十七年秦

晉伐都楚闔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圍  
商密商密人懼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  
邊以歸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於頓三十  
八年魯臧孫如楚乞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祺  
臣也秋子玉鬪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宋叛楚即  
晉子玉及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三十九年楚子  
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  
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  
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  
曰不知所賀子之傳位於子玉以靖國也靖諸內而

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王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  
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  
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四十年晉人伐曹侵  
衛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申叔去穀  
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  
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  
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  
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  
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  
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

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  
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  
復曹衛以撫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乃拘  
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  
晉師晉師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晉侯  
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師背鄧  
而舍晉侯患之子王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  
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焉晉侯使欒枝對曰敢煩  
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乙巳  
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

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  
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  
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  
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  
不敗晉師三日館穀而還獻楚俘於王初子玉自爲  
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  
爾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  
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  
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

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喜曰莫余毒也已

申包胥者楚大夫與伍員友員將奔吳辭包胥謂曰楚王殺吾兄父爲之柰何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爲不忠教子不報則爲無親友也員曰我必覆楚包胥曰子能亡之我能存之楚昭王十年吳敗楚於柏舉遂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不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

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乃走秦乞師曰吳爲無道行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也夷狄之求無馱滅楚則西與君接境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野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裂裳裹膝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素沉湎不恤國事聞其言大驚曰楚有

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爲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九頓首而坐秦乃出師十一年包胥以秦師至楚大敗吳師吳師乃歸惠王十一年包胥聘於越越王問曰吳可伐耶包胥曰臣鄙於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爲不道殘我社稷夷吾宗廟以爲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惟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

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揜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距楚西則

薄晉北則望齊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  
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茂以加焉然  
猶未可以戰也夫戰之道知爲之始以仁次之以勇  
斷之不知即無權變之謀以別衆寡之數不仁則不  
得與三軍同饑寒之節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  
去就之疑決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乃召  
五大夫曰昔吳爲不道殘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爲平  
原使不血食欲徼天之衷兵革旣具無以行之吾問  
於王孫包胥旣命孤矣  
觀射父楚大夫昭王嘗問於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

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乎天對曰  
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  
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  
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  
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  
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  
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  
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  
神者以爲之祀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  
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

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蓋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公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生何及對曰祀加于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則民不慢王曰

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齋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初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滯滯久

而不振生乃不殖其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綱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群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旒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合群神類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潔其糞除愼其采服裡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祝宗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

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社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  
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  
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割羊  
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  
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  
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  
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  
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見以其不遠帥其  
群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  
玉帛爲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

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  
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之  
徹百官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  
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  
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  
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左史倚相世爲左氏故以官稱倚相嘗廷見申公子  
亶子亶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亶怒而出曰女  
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倚相曰唯子  
耄老故欲見以交倣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

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  
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  
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  
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  
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如有誦訓之諫居  
寢有藝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  
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  
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子實不睿聖於倚相  
何害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惠于小民  
惟正之供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

以禦數戒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亶曰  
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訪  
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  
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  
無芟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  
飲焉以斃於鄢羊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  
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  
道是從夫子來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芟薦吾  
子經營楚國而欲薦芟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接輿楚人嘗佯狂以避世孔子之將適楚也歌而過

之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聞之乃下車欲與  
之言接輿趨而避之不復與言楚昭王聞接輿賢使  
使者齎金往聘迎之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去妻從  
市來曰子幼面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迹何  
深也接輿曰王不知我不肖也遣使者以聘我妻曰  
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  
我許之矣妻曰吾聞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  
爲賤而改行妾事夫子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據  
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  
膾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  
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於是與其妻  
相携變名姓而徙居焉終身莫知所之

附

鍾儀楚之伶人也共王七年使公子嬰齊師師伐鄭  
鍾儀時從行焉既而晉會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  
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晉人以鍾儀歸囚諸  
軍府後三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  
絻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  
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

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  
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  
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  
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  
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包名其  
一卿尊君也不背本在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  
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  
雖大必濟君蓋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  
禮使歸求成

吳

禮號延陵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子四人長  
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賢夢欲立之季札讓  
不可乃立諸樊攝行事當國政諸樊既除喪以父命  
讓位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  
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  
臧之義吳人固立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  
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札而止以稱父意於  
是封札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四年王使聘于魯  
見叔孫穆子說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

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  
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  
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  
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  
乎歌鄭曰美哉其細也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  
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  
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  
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  
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泂泂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

德輔此則明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唐民之遺風  
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如是歌陳曰  
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已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  
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  
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  
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邇而不偏  
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  
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  
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音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  
同也見舞象箛南籥曰美哉猶有憾也舞大武曰美

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舞韶濩曰聖人之弘也猶有  
 慙德聖人之難也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誰  
 能及之舞韶節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  
 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  
 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  
 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  
 息也故晏子感其言遂因陳桓子納政與邑去齊使  
 於鄭見子產如舊交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  
 及子子為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  
 瑗史狗史鮒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曰異哉吾聞之辯  
 而不德必加於戮矣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  
 足而又可以樂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君  
 在殯而可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  
 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  
 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  
 將在三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札初使過徐徐  
 君好札劔弗敢言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  
 徐君已死乃解其劔繫徐君家樹而去從者曰徐君  
 已死尚誰與乎札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

吾心哉十七年餘祭卒弟餘昧立既餘昧卒又欲授  
札札讓逃去於是吳人立餘昧之子僚爲王諸樊之  
子光以爲吾父所以兄弟相傳者欲致位季子也季  
子即不受國吾當立及札使於晉光乃使人弑僚而  
自立是爲闔廬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  
生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  
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  
哭墓復位而待至夫差十一年楚子期伐陳吳使季  
子救陳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  
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伍員字子胥楚伍舉之孫奢之子也奢二子長曰尚  
員其次也平王使伍奢爲其太子建太傅又使費無  
極爲少傅無極失愛於建王使無極爲太子取婦於  
秦秦女好無極馳報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爲  
太子更求婦王遂自取秦女絕愛幸生子軫更爲太  
子取婦無極因恐一旦王卒而太子將殺已常讒建  
建母蔡女無寵王稍益䟽建使居城父守邊無極又  
日夜讒太子於王曰自無極入秦女太子亦不能無  
怨望願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檀兵外交諸侯  
且欲入爲亂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問之伍奢知無

極讒太子對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恩乎無極曰今不制後悔也王遂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人先告太子使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奔宋無極曰伍奢有二子不殺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奢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刀口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奢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定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

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奢彎弓屬矢出見使也曰父有罪何以召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聞上公子建在宋往從之伍奢聞之曰胥已亡楚國其危哉楚人遂殺奢及尚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建乃還鄭會從者泄其謀鄭遂殺建建有子名勝胥懼乃與勝俱奔吳至昭關昭關欲執之胥遂與勝獨身步走至江江上有漁父知伍定月之急乃

渡胥胥既渡解其劔曰此劔直百金今以與父父曰  
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  
邪不受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  
方用事公子光爲將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父  
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蠻兩  
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  
拔其鍾離居巢而還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  
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  
而勸王伐楚者亦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胥  
知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

諸於光退而與勝耕於野五年楚平王卒初平王所  
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乃以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  
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  
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  
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  
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氏皆出  
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  
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弑  
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  
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三將軍

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  
吳伐楚取六與瀟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  
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  
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  
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  
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  
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  
槩王將兵從王及戰夫槩王以其屬五千人先擊子  
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楚  
昭王出奔隨子胥求昭王不獲乃掘楚平王墓出其

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  
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  
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  
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子胥曰爲我謝包胥曰吾  
日莫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如秦乞  
師立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  
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  
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與楚師會于稷大  
敗吳兵于沂又敗于雍澨吳王乃歸昭王入于郢後  
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

去郢徙于都十九年闔廬伐越越王句踐禦之于樵  
李異師大敗闔廬傷還卒於陘夫差立二年代越敗  
越于夫椒遂入越句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  
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夫差將許之子胥曰不可臣  
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  
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  
少康焉爲仍牧正其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  
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  
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  
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

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  
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  
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  
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  
姬之衰也曰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  
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  
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吳王不聽乃與越平十  
二年夫差將伐齊句踐率其衆以朝王及列士皆有  
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  
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

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恭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太宰嚭素惡子胥因讒之王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王不可不備焉臣聞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居常鞅鞅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

此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將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旣得立欲分吳國半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人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其後越竟滅吳

蹶由吳王夷末弟也夷末七年楚靈王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蘧射以繁楊之師會於夏

春秋列傳五  
卷五  
一  
洎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啓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于羅洎吳乃使其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楚王使問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

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藏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遂濟於羅洎及汝清吳不可入楚遂觀兵於坻箕之山以蹶由歸至楚平六年令尹子瑕言蹶由於王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王孫雒吳大夫夫差十四年將會晉定公于黃池是時越句踐乘吳無備敗王子友於姑熊夷遂入吳焚姑蘇取其大舟夫差方與晉爭長未成聞告合諸大

夫謀歸與會孰利王孫雒曰夫危事不齒雒敢先對  
 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  
 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膠我我無生命矣  
 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  
 天子吾湏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畔  
 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何  
 王孫雒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  
 以濟事王孫雒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  
 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  
 富以長沒也與我曰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

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  
 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  
 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  
 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  
 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  
 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於  
 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乃夜戒三軍皆鼓  
 譟其聲動天地晉使大駭乃令董褐請事遂許吳王  
 先軟晉侯亞之既會越聞愈章王恐齊宋為已害乃  
 命王孫雒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

北郭過之後七年句踐滅吳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  
祿以保姑蘇使王孫雒行成於越句踐欲許之范蠡  
固諫不可句踐曰吾欲勿許而難其使者子其對之  
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  
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  
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  
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吳  
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  
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  
之陂鼃鼃魚鼈之與處而鼃鼃之與同階余雖覩然

而人面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諷者乎王孫雒  
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雒請反辭於  
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  
執事之人得罪於子雒辭而返范蠡不報於王擊鼓  
興師隨使者至於姑蘇遂滅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  
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  
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  
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  
長比日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

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伯嚭字子餘吳太宰楚伯州犁之孫也吳王闔廬元年楚誅伯州犁伯嚭奔吳吳以爲大夫三年伯嚭與子胥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二亡將軍九年遂進爲太宰從闔廬伐楚楚大敗遂入郢鞭平王之尸夫差二

年王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句踐以甲楯五千保于  
會稽使大夫種因嚄以行成請委國爲臣妾吳王將  
許之伍員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  
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之曰  
吳太宰嚄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於是越王乃以  
美女寶器令種聞行獻嚄嚄受之因說吳王曰嚄聞  
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乃  
聽之與越成而罷兵四年越王勾踐與大夫種范蠡  
入臣於吳伍胥亟言於王請殺之太宰嚄諫曰子胥  
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

拘群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秘於石  
室之中吳王欲臣范蠡蠡知不可得謂曰子旣不移其  
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內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  
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與夫人降服夫斫  
剝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無難色吳王登遠臺  
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夫婦之  
禮不廢王顧謂太宰嚄曰彼越王者二節之人范蠡  
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  
太宰嚄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孤窮之士吳王曰  
爲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召太宰嚄謀赦越王太

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子胥固諫不可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貺燕公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為太宰赦之後一月句踐因太宰嚭入問疾吳王悅之乃赦越王歸國八年夫差及魯哀公會於鄆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焉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

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公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嚭乃止九年夏齊悼公忿魯執邾子乃請師以伐魯魯聞之歸邾子於邾邾子復無道吳乃使太宰嚭討邾囚諸樓臺桷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十三年吳使嚭如魯請尋盟哀公使子貢辭之乃還秋衛侯將與吳王會于鄆既而辭之及魯哀公宋皇瑗盟吳王怒乃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

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  
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  
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  
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  
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  
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  
宰嚭說乃舍衛侯十四年吳王與晉侯會於黃池王  
欲以魯公見晉侯子服景伯爭之乃止旣而悔之乃  
囚景伯以還及戶牖景伯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  
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  
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  
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  
魯而祗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過宋王欲伐宋殺  
其大夫而囚其婦人嚭曰可勝也弗能居也乃歸初  
伍員數與嚭爭越議嚭因讒于王曰伍員貌忠而實  
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  
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其  
謀讒之王王聞子胥使齊託其子於鮑氏遂賜子胥  
屬鏤劔以自殺二十三年越王滅吳殺夫差而誅太  
宰嚭以嚭不忠於君與已比周也

越

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越王句踐既敗於吳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其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簞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之無所

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沉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時吳太宰嚭取貨于越乃言于王與之成而去後吳王復伐越句踐將起師逆之大夫種曰夫吳之與越唯天

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  
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  
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  
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  
卜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吳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  
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敕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  
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  
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  
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王  
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

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  
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  
思邊陲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  
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  
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邊篚使之  
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个嫡女執箕箒以  
咳姓於王宮一个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  
不鮮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  
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殂越  
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

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  
王秉利度義焉吳王乃還旣黃池之役句踐襲吳入  
其國大獲而歸已而夫差還息民不戒種乃昌謀曰  
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  
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旣罷而大荒荐饑  
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羸於東海之  
濱天占旣兆人事又見我蔑小筮矣王若今起師以  
會奪之利無使夫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  
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  
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

會也已吾用禦見臨之吳王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  
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  
大戒師遂滅吳初句踐自會稽復國曰以報吳謀於  
范蠡蠡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  
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乃令種守國  
以兵事咨蠡故越之所以滅吳而復振者皆種與范  
蠡之力也吳旣滅范蠡遂去自齊遺種書言越王爲  
人長頸鳥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其樂勸之去種見  
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劔曰子  
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

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范蠡本南陽人家於越初濮上人計然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得其術以事越王句踐句踐父允常與吳王闔廬戰而深相怨伐允常卒句踐立闔廬乃興師伐越句踐擊敗吳師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語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

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也知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弗聽范蠡復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上帝禁之行此者不利王不聽曰吾已決之矣遂伐吳天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句踐以餘卒五千保於會稽吳王合兵圍之益急句踐謂范蠡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柰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不已

又身與之市。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王不許，乃復使大夫種往賂太宰嚭，因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吳王乃許，成撤兵歸。句踐既反國，將使范蠡為政。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王乃令大夫種守國，使范蠡與大夫拓稽為質於吳。三年，吳人遣之歸。事詳太宰嚭傳。比至王立，益親蠡而委國以聽。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於是復言於王，以民事委大夫種，以兵事自任。君臣上下戮力。

同心是故，以亡國之餘卒，能轉敗為功，以滅強吳，皆二子力也。初，句踐求報於吳也，召范蠡而問焉。曰：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疆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不<sub>音</sub>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事，將未可知也。又二年，王召范蠡而問曰：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體，曲相御而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

天應未也。王姑待之。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今申胥驟諫，其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今吳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始王其且。

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亦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亥月，王復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曰：謂觥飯不及壺殮，歲晚矣。子將奈何？時吳王會諸侯於黃池，精兵悉從，行獨老弱與太子留守。蠡乃對曰：可矣。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王。於是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大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反自會，厚禮請成。蠡以吳尚能與守也，乃復言於王許之。成而退，後四年復伐之，大破吳師，因以

兵圍之復棲吳王於會稽之山吳王使王孫維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諫曰臣聞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

難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維曰子范子先人有言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鼃鼃魚鼈之與處而鼃鼃之與同嗜余雖覲然而人面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譏者乎王孫維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維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

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及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及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令。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然。身死妻子爲戮。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浮於五湖。王命工以良金寫其狀。朝禮之。浹日。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爲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陳

洩冶者陳大夫也。靈公十四年。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錢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既而其行益甚。泄冶退而告人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

馬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後果  
弑於徵舒

虞

宮之竒虞大夫也晉獻公在位荀息請以屈產之乘  
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  
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竒存焉對曰宮之  
竒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懼之雖  
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  
軫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今虢為不道保  
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

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竒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  
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以還又三年晉復  
假道於虞以伐虢公復許之宮之竒諫曰虢虞之表  
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  
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虢虢之謂  
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  
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  
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  
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  
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

吾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  
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  
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  
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  
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宮之竒遂以其  
族行曰虞將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冬晉滅  
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  
於王

隨

季梁者隨之賢臣也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隨人  
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少師侈請羸師以  
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伯比曰以爲後圖少  
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隨侯將  
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  
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  
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  
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  
牲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  
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

肥腴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  
不疾疫蠹也謂其備腴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黍  
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  
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  
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  
裡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  
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  
而親思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越二年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楚子伐隨軍  
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  
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  
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  
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  
王非敵也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鬪舟獲  
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  
克也乃與盟而還

曹

僖負羸曹大夫晉文公爲公子出亡過曹曹共公不  
爲禮聞其辭魯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  
而觀之負羸妻謂負羸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且從

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  
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負羈餽殮實璧文公受殮  
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晉公子君之匹也君不亦禮  
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多矣余焉能盡禮焉對曰  
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禮  
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國君無親國  
以爲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叔出自武王夫  
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  
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  
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謂晉公子之亡

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  
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  
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  
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公弗聽旣而文公復國  
誅觀狀遂入曹數之以不用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  
且曰獻狀令無入負羈之官免其族魏犇顛頡卒執  
禧負羈氏文公怒殺顛頡以徇于師

曹子臧名欣時宣公之庶子也宣公會晉伐秦卒於  
師曹人乃使公子負芻守使子臧逆宣公之喪秋負  
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諸侯皆請討之晉人

以其後之勞請侯他年冬曹宣公既葬子臧不義成公將出奔國人聞之亦將相率從子臧以行成公乃懼自告其罪且請留焉於是子臧乃反而致其邑明年成公會諸侯同盟于戚晉侯執之以歸于周諸侯皆賢子臧請于晉將見子臧于周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三年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於是晉侯謂曹人曰苟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不得已乃復歸于曹以待晉命既而晉人復請于周以反成公子臧於是盡致其邑與鄉而終身不仕子名會悼公二年會以事忤公遂出次於鄆以待公命公久而不召遂自鄆出奔宋故春秋書曰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所以表其賢者之後而能盡去國之禮也

蔡

聲子事景公爲大夫故大師子朝之子初楚大夫伍參與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娶於公子

牟公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如晉遇於鄭郊饗之以璧侑曰子尚良食二先子其皆相子尚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將歸子湫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還見令尹子木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於晉然蔡吾甥也二國孰賢對曰晉卿不若楚具大夫則賢其大夫皆卿才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或譖王孫啓於成王王弗

君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後晉將遁矣王孫啓曰是師也唯子王欲之與王心違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諸侯之從者畔者半矣若敖氏離矣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啓之爲也昔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爲師王子燮爲傅使師崇子孔師師以伐舒燮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還至則以王如廬戢黎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王或讚析公臣於王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讒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爲也昔離子之父兄譖離子於恭王王弗是離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鄢之役晉將

道矣雍子與於軍事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  
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若合而函其中吾上  
下必敗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欒書  
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傷則雖子之爲也昔陳公子  
夏爲御叔取於鄭穆公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  
之使子南戮於諸侯莊王旣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  
臣則又畀之子反卒於襄老襄老獲於邲二子爭之  
未有成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  
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爲行人於吳而教之射  
御道之伐楚至于今爲患則甲公巫臣之爲也今秋

舉取於王子牟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謂湫舉曰  
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而望曰庶幾赦吾  
罪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謀楚其  
亦必有豐敗也哉子木乃使湫鳴召其父而復之  
朝吳聲子子楚靈王滅蔡封棄疾爲蔡公朝吳乃依  
棄疾在蔡有觀從者率群失職以亂於是朝吳從棄  
疾以入楚是爲平王平王旣立乃召蔡靈公之子廬  
後封於蔡自是終春秋之世而蔡之祀守不墜者皆  
朝吳之功也平王二年費無極讒於王遂出奔於鄭

春秋列傳五

五

春秋列傳卷之五終



